



3111
10-19-36

38

鐵路職工

第一零二期

半月刊

時論

銀行存款多放款少

雨湘

近閱報紙，見一段新聞如下：『京市人口驟增，市面繁榮，遠非昔比，全國各大銀行，競在京市設立分行，截至現在止，共達二十二家，連同辦事處，總數在三十家以上。所營業務，包括匯兌，存款，儲蓄，往來，抵押放款等數種。尤以存款一項，發展最速，有一時期，全市超過二十萬元，旋因故轉移上海總行，據最近銀行界之估計，約在八百萬至一千萬之間。銀界雖擁有如許鉅資，但因市面不景氣，放款收得困難，故對工商業投資，極為慎重，致造成現金難于運用之現象。……』



及各大都市，則銀行界蓄集之資金，一定很多很多，這樣看來，你能說中國這個國家窮麼？辦起事來，沒有錢用麼？呸！中國之窮正窮在這一點上，從前的人，弄了幾個錢，因為恐怕有盜竊之憂，往往窖藏起來，現在看起來，覺得窖藏金錢的人都是傻子，實則現在的銀行，蓄積了大量金錢，放不出去，不也等於窖藏嗎？

現在我們要正告銀行界的，銀行之榮

第一百零二期要目

- 銀行存款多放款少
- 常職叢談
- 膠濟路之過去與現狀
- 做工與讀書
- 從關外寄來的一封信
- 報
- 一幕悲劇
- 迷惘
- 民間故事
- 職工教育消息

雨湘 于文 志武 李及 劉宗 後生 郭國 玉江 子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枯，完全視社會經濟之興衰以爲斷，現在農村需要金錢，工商業需要資本，小市民需要救濟，凡百事業都需要金錢，而銀行於這樣情況之下，尚兢兢以營利爲目的，放款之時惟恐利息之不厚，擔保之不確，將來結果，必至社會經濟總崩潰，銀行也將同歸於盡。固然經濟之凋落，爲政治不安定之表象，但國家之事，非人民與政府通力合作不爲功，政府固不能卸其繁榮經濟事業之責，銀行界更不能諉之於發展事業，已覺可惜，近以美國收買白銀之故，而白銀又滾滾流出，更不勝其慨嘆，此種國家民族之大危機，希望銀行與政府，趕快設法救濟之！

常識叢談

鼻病治療及預防法（續）

高施恩

（丁）鼻咽腺樣增殖性（鼻咽內淋巴腺肥大）

因吸入空氣必先經過鼻咽腺，始至喉門入肺。故雖鼻內無病，而只有鼻咽病變塞管，亦呈鼻塞病狀，此乃最常見之症，多於兒童幼稚時期發生，無何痛苦，惟患者腦筋

多遲鈍，鼻尖高聳，上唇半開，門牙外露，時時涕流出，呈獸癡顏面，用口呼吸，眠時發鼾聲，言語帶鼻音而不清晰，重者聽覺不敏，胸膛凹下造成肺結核之良機。

（戊）鼻白喉性鼻塞

白喉因病菌而得，人所共知，多發現於咽內，然後亦可見於喉（俗曰噪子）。同時檢查其咽內，並無若何確實病徵，不過俱有肥大扁桃體而已。凡初起於喉者，多爲急性症，其要狀即咳嗽，發熱，氣促，若於鼻內發生者，多爲慢性症，只有傷風狀及少許發燒而已，余曾診治數人患傷風已四五星期，經過若干治法，終未呈效果，嗣余查其鼻內有偽膜及流血狀，取其膜檢查，發現白喉細菌，後注射白喉血清，病者立愈，其中有者，其兄，弟，女僕均受傳染而得白喉，亦云險矣。

（己）異物性鼻塞

異物存於鼻內，因體積大小而致鼻塞程度不一，多爲一側性，常見者爲豆類，珠子等，其原因，多爲兒童於嬉戲時，置內而不能取出，久之則粘膜受刺戟，多生分泌粘液，形成一種側性膿。

（庚）鼻隔灣曲及鼻隔棘疳病性鼻塞。

15
57 205
726-13

按解剖學言之，鼻隔乃由三塊薄骨及一塊軟骨相接而成，本應垂直，然當幼稚時代，稍受外傷如跌打等，即由相接處偏向一側，久而愈重，終至閉塞其側向鼻腔，壓迫其中甲骨，致有頭痛，頭暈，精神衰弱，其鼻塞狀吸氣時尤顯。每次吸入氣量較常人喪失一半。蓋此對側鼻孔不能特別漲大以補之，是不得不用口矣。

鼻隔棘疝症，為鼻隔一部分隆起或尖銳，或圓鈍，其致鼻塞也與鼻隔彎曲同。惟患者時有酸痛作癢，致有噴嚏，吸氣時尤甚，蓋因冷空气刺激其尖疝也。

(辛) 腫瘤性之鼻塞

鼻內常見之腫瘤，順性者如息肉，乳頭狀瘤惡性者癌腫等所。

鼻塞治療

鼻塞治療，因病而異，總以早診為宜。人多因無疼苦而忽略之。非至全塞，口乾，舌燥，而不就診。豈知鼻為呼吸器門戶，未有門戶壞而全部不受其累者。往往致於不治，亦可悲矣。急性鼻炎即感冒之表狀，治法分全身與局部兩種。全身法即使大便通順，亦可用傷風藥餅，多飲熱

水與湯熱沐浴，休息等，局部視其輕重，斟滿飲性藥，使其粘膜收縮粘液排出，減少其傳染其他器
息肉乃良性病，自然非行手術無以
局部麻醉，不傷身體健康。若經驗醫士，亦
病多續發於節骨化膿症，故欲除根必須先
二星期後，再將筋骨剝開，排其膿汁，去其病狀不可
以此症有非一次而能完全治愈者。患者應聽醫士之忠告，庶幾不致功虧一簣。

鼻隔彎曲亦非手術不能矯正。用局部麻醉亦可，若經驗醫士割治，無痛苦，亦無危險，且割後外形無變化，中隔亦無穿孔。因中隔為三層作成，而側為粘膜，中間為骨質，割時先將兩側分開，取出其彎曲骨質，後再將粘膜貼緊，仍復原狀，然呈垂直形，不似從前之彎曲矣。割後永無再犯之虞。至於治鼻隔棘疝手術於此略同，不過範圍較小耳。

鼻白喉治法與普通白喉治法無異，恕不細述。鼻中異物惟取出無他法。但取時應擇適宜器具，與精銳之眼光行之，絕不可盲搜，非獨損傷粘膜，將異物擠入鼻後邊，更難取出。有時當兒童哭泣時，喉門張開，異物可下入喉內



，或食道內，成爲呼吸器或食道內異物，則危險更大，取出手術更繁矣。

鼻內腫瘤，自然以割除爲唯一要法，愈早結果愈佳，良性者，割除之即可，若惡性者，割後應用光線療法，有者初起爲良性瘤，後變爲惡性者。若有鼻出血狀及年高者，更應注意，因惡性瘤多發在四十歲以後。

化學小常識

芝 堂

(一) 粗糖甜呢，還是精糖甜？

糖的所以有甜味，是因爲在他的組成中含有氫氧根的緣故；其他的有機化合物如甘油含有三個氫氧根($C^3H^5OH^3$)，也就略有甜味，好像即是有力之證。但是有機化合物之有甜味者，也不盡以氫氧根爲定。拿例來說，糖精 Saccharin($C^7H^5SO^3N$)的甜味，據實驗，爲糖之五百五十倍，又 Sucro($C_9H_{11}O^2N^2$)之甜味約爲糖之二百倍，他們又何嘗含有氫氧根呢？粗糖含有含氮物，並有轉化糖。所謂轉化糖者乃葡萄糖與菓糖之合體，其味較蔗糖爲甜，粗糖裏面既含有他，比精糖甜當然也是很合理的。

(二) 粗鹽精鹽那一種鹹？

「此處所謂之粗鹽乃是未精煉者，其不純成分非指不潔物，乃指氯化鈉以外之化合物也。有一些人，其實我自己也曾那樣說：「既鹹者爲鹽之本身，則鹽愈純味，愈鹹無疑也。」這話看來，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俱備，很合邏輯的。其實事實告訴我們這結論完全錯了。其原因說破，則一文不值，因食鹽之不純者其常雜入之成分爲氯化鎂，氯化鎂的刺激舌頭的力量比氯化鈉還來得大些，所以我們吃了粗鹽，舌頭覺得如刀刺，好像鹹得多。這便是粗鹽鹹於精鹽的道理。實在說來，鹹又是什麼？當然是人的味覺器判別而已。

膠濟路之過去與現在

志 文

膠濟路爲我國民有鐵路之一，自光緒二十八年開車營業，迄今已有三十年之歷史，前在德日操縱之下，凡工程運輸及一切路務情形，均操於外人之手，國人毫無過問之權，民國十二年由我國正式接收後，始歸國人獨自經營。惟以往之主其事者，經營不善，致路務衰敝，幾至不能自存。自葛光庭氏主持該路以來，銳意經營，營業已見進步，貨運亦有長足之進展，該路前途漸呈昭蘇之望，茲將本

路之沿革工程，及最近營業狀況，分述如次：

(一) 沿革

清光緒二十一年，德乘山東兗州教案，以武力佔領膠州灣，要求山東全省路礦承辦權，未決，而曹州教案，於二十三年正月踵起，德顯利親王，即率艦隊遊弋黃海，清廷迫於威勢，遂於二十四年二月，派蔭昌與德員葉思克，締結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其第二章中，即屬鐵道鐵路辦法，略謂：「膠濟膠沂兩路，由德商華商，各自集股，派員辦理，六十年限滿，由中政府任意贖回，限內得分相當紅利，並准於沿路兩旁，三十里內，開採煤餉」。簽押後，德即分段興工，至二十八年，即全路開車營業，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復與鐵山公司，合併辦理。

三年八月，歐戰勃發，日本藉口與英有同盟關係，於九月十五日，以海陸軍夾攻青島，十一月七日，攻陷，命其臨時鐵道聯隊，掌管膠濟全路，一面推廣埠頭，力行水陸聯運，一面創辦鐵礦，修造金嶺鎮至鐵山枝線，並增加各項車輛，萃人力財力，以謀永久事功。四年一月，即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聲言須將膠濟鐵道及德人在山東所有權利，概行讓與。五月九日，我國屈於威力，承允日

後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協定處分，概行承認。七年九月，中日定膠濟新約，允於路權確定後，中日合辦，惟時魯省紳商，及全國志士，以收回該路，奔走呼號，對於新約，痛加非難。八月一日，巴黎和會既開，日於山東問題，提出六事，其第四事，謂膠濟主權，宜做從前中德合辦之法；第六事，謂膠濟巡警，應由日本教練，議已決矣，我國代表顧維鈞等，服從輿論，拒絕簽約，遂不果行，而全國反對中日直接交涉之聲，更軒然起矣。

十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繼續開，我國準備將山東全案提出，英美聞之，恐礙華會進行，特出而調處，屢議屢輟。至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始以最後折衷條件，向中日代表提出，由我國以國庫支付券贖路，分十五年償清，五年後，得一次還清，用日人爲車務長，會計長則中日各一，均受局長節制，並議定由中日兩國合組評價委員會，評定一切價值，以中國人爲委員長，我國政府及代表，以主權既經收回，當即應允。

二月四日，由我國代表施肇基等，與日代表加藤等簽字。十七日，內務財政農商交通四部，會呈大總統，稱本年一月十四日，二月一日，曾兩經交通部通電全國，籌款

贖路，旋准各省督軍省長，電允擔任鉅款，已過半數，請於收回後仍歸民辦，永為民業，以順輿情，二十四日令准。三月二十日，外交內務財政農商交通部，又會呈擬具膠濟鐵道定為民有辦法大綱十四條，規定稽核款項，接管手續等辦法，並載明日本交回後，由政府先行派員管理，一俟公司路款交清，即交公司接辦。十一月二十五日，交通部呈准，創設膠濟鐵路理事會，設理事五人，採合議制，取決該路重要事項，並派王正廷，勞之常，顏德慶，陸夢熊，趙德三（後改包光鏞）充任。

十二月五日，中日評價委員會，簽定山東懸案鐵路細目協定十八條，及了解事項七條，以四千萬日元金，贖回全路。九日，交通部公布膠濟鐵路政府接收後，管理局編制專章十七條，悉做國有各路成例，惟特設副局長一人。十二年一月一日，由交通部派次長勞之常等，正式接收全路。三月十四日，以大總統令公佈膠濟鐵路籌辦處條例五條，派谷鍾秀為督辦。自是而二十年來被攫之路，仍歸我國人民所有矣。

(二) 工程

本路所經，地勢尚平，惟多河流，架設橋梁，達三百

五十座，以濰河橋為最大，長凡四百七十密達，所築橋梁土堤路基，均堅實耐久，軌枕皆以鐵材為之（日後有易木者）。青島船塢設備，亦極完全，蓋德欲以青島為東方根據地，與英之香港頗頡也。

幹線自清光緒二十五年八月興工，二十六年四月至膠州，二十七年九月至濰縣，二十八年五月至昌樂，三十年七月至濟南，約歷五年而全工竣。當拳亂中，工程曾經中止。其支線有德造者二條，日造者一條。

(三) 線路里程

本路起青島，經膠濟，濰縣，清州，至濟南，現皆單軌，路基則預備雙軌，凡五十站，長三九四公里〇六，枝線三條：一曰博山支線，自張店經南定，淄川，大嶮崙，至博山，單軌五站，長三十八公里八七，興工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竣工於三十年八月。

二曰淄川煤礦支線，自博山支線淄川站，至淄川煤礦，長四公里。

三曰金嶺鎮支線，自金嶺鎮至鐵礦，長五公里，興工於民國七年十月十七日，竣工於八年三月三十日，係日管時山東鐵道管理部所造。

(四) 沿線礦產

中德膠濟租借條約第二章，載明沿線左右三十里，德有採礦權，足見沿線礦產之豐富也。現經開採者，有煤鐵三處，茲分述之：

一曰坊子煤礦，坊子礦區。跨濰縣昌樂兩縣，面積極廣，據德技師實測，稱含煤一千二百萬噸，日管時分東西南北中五區開採，民國九年，共採一二九、四三六噸。

二曰淄川煤礦，位於膠濟幹路與博山支線之間，面積亦廣，據德技師報告，含煤十一億一千六百萬噸，至少可採九千六百萬噸。第一層煙煤，第二層半無煙煤，第三層無煙煤，無煙煤質，等於英之加基夫產，最適船艦之用，日管時，每日採煤一千四百噸。

三曰博山煤礦，位於博山城東十里，以黑山為中心，南北達三十五里，東西達二十里，大別為黑山區，西河區及黑山北區，以大奎山附近之大峴崙，為淄川博山兩礦區分界點。含煤一億七千萬噸。日管時每日採煤二千噸，公司二百家中，只二十家用新法，餘皆土法。

四曰金嶺鎮鐵礦，位張店及金嶺鎮之間，就中以鐵山，鳳凰山，四寶山，玉皇山，阜山，團山為最著名。山皆

高約二百密達，往往山頂露浮鐵礦，土法開挖已數百年。德人正欲大規模經營，未成功，為日佔領。據德技師報告，含鐵礦三千萬噸，磁鐵礦佔六成，赤鐵礦佔四成。教頂推四寶山最純，含鐵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云。日管時，曾採以供八幡製鐵所，初擬日採一千噸，後以八幡不能需此多量，改為四百噸焉。逮及收回，上述四鐵，名為魯大公司所有，實權仍握日人手中。

(五) 幾年來營業狀況

該路近數年來，經該路當局銳意經營，營業與日俱進，貨運有長足之進展，尤以二十三年為最發達，是年貨運噸數，較十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較二十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造成該路最高之紀錄。當此全國經濟不振，商業凋敝之際，該路有此成績，實為難得。茲誌最近六年貨運噸數，及貨運進款如次。

年份	貨 運 噸 數
十八	二·二三六·六三二
十九	二·〇五二·二〇六
二十	二·六二三·五〇一
二十一	二·六七八·四〇七

二十二 二·八一二·四四六
 二十三 三·三二九·六九八
 年份 貨 運 進 款

十八 八·二一四·二五八·一八
 十九 八·四二九·三七八·九六
 二十 一〇·九八四·七三五·四一
 二十一 一〇·八〇九·二九一·五六
 二十二 一一·〇〇八·八二三·一八
 二十三 一二·〇五五·五七七·〇〇

茲據報載：該路車務處，以沿線經濟之盛衰，關係車運極大，為明瞭沿線及附近地帶經濟變遷趨勢及其原因，特組織沿線經濟研究委員會，擬定組織規程，經管理委員會臨時會議照准。其組織規程附後：

「第一條，本委員會附屬本路車務處，第二條，本委會組織如下：（一）主任委員一人。（二）專任委員若干人。（三）兼任委員若干人。上項委員由車務處就本處人員中指定，呈請派充。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主要工作如下：（一）研究本路沿線及附近地帶經濟變遷趨勢與其原因。（二）調查本路沿線物產與

商品之產銷運情形及其成本市價並各項費用。（三）編製關於以上兩項之統計。（四）研究本路現行運價與旅客移動及貨產銷運發生之影響關係。（五）研究本路與他路聯運運價在本路聯運上之影響。（六）提供關於運價上之意見，（七）研究客貨運輸增加之可能方法。第四條，本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開會時以副處長為主席，副處長不能到會時，以主任委員代理主席。第五條，本委員會對於第三條所列各項工作，由主任委員督率，專任委員日常辦理之。第六條，本委員會，因事務上之需要，得在本處司事中酌派一二人助理之。第七條，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第八條，本規程呈局備案。」

就以上各情形觀察，該路當局對於路務之推進，既知注意，而該路營業形情，復有顯著之起色，若十年之內，無內戰及其他意外之破壞，則該路前途，定有可觀矣。

做工與讀書

李及武

花費一定的時間，利用我們的體力去做某種事情，就

叫做工。我們人類生活在世上，所以異於禽獸的，不僅是理智的關係，也是能否做工的關係。譬如天空的飛鳥，山裏的野獸，他們只會吃，睡，不懂得做工，尤其不懂得做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類的工。人離不了做工，換句話說，不能不做工。所以，做工是人類社會必須的東西，也是人類進化的根源。

做工既是這樣的重要，我們人就應當做工，就應當做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羣的工。「勞工神聖」的口號，就是提倡做工，獎勵做工的意思；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很顯然的犯了嚴重的錯誤。他不明瞭做工的高尚，尤其不明瞭做工對於人類社會之關係的密切。

讀書這回事，誰都知道，是拿一定的精力去求得一定的知認，以爲個人生存及人類全般發展之用。說得詳細點，就是拿個人一定的精力，從人類過去的文字記載下來的知識中，去理解其意義與功用，將這理解得來的知識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同時以自己的智慧去修正它，改進它，使它更完全，更能夠適應人類的的生活。通常，知識這東西，總是超過人類現實生活很遠的，特別是哲學那一類較抽

象的知識，說起來幾乎與人類的實生活極不相干，可是千百年的思想，却包括其中。

然而人是動的動物，社會是動的總體。唯其人是動的動物，所以才有工做，社會才能不斷的向前進步。但是僅僅去工做，還是不夠；必得使工做進步，工具發展，這個社會才能不斷的向前進步。否則只知工做，不知使工做進步，工具發展，這個社會就要進步遲緩——甚至陷於停頓狀態。然而我們要使社會速度的進步，人類生活，愈趨滿美，就必須依靠讀書。

在書裏，我們不但知道往古人類的情形，改進狀況；而且也能知道東西洋的工做情形，改進狀況，用來作我們的參考。所以做工是離不開書的；離開書，我們的做工就會停頓，不能進步。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我們整個的生活上，不時的會發生不易解決的難題，並且不時的會有求知的要求。爲了解決難題，爲了求知慾望，就必須去讀書。惟有讀書，我們知識才能日高一尺，這是應當讀書的第二點。

第三、在整天做工的勞動之後，當然身體上感到非常疲勞。在這身體疲勞的時候，是強烈的需要安慰，和娛

樂，在這時候，打開素日喜讀的物，靜靜的玩味，一定有特別的味，使你得到安慰，得到快感。世間竟有很多人不在書裏求快樂，求安慰，而去飲酒，打牌，遊逛，實是天下之蠢物。

中國古書中所謂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純粹是一種寄生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我們並不想在「象牙之塔」裏，埋頭讀書，也不想「藝術之宮」裏，寫作文學，尤其我們也不想成什麼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我們只是爲了改善我們的生活，擴展我們的知識，得到安慰的快樂，就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因爲在現在的中國，可說千鈞一髮，已到生死關頭，在這樣危急存亡的關頭，是不需那些大人學者們徒唱高調的——徒唱高調，打不退敵人。只有我們的勞苦羣衆，去工做，去奮鬥！要想打倒敵人，就必需國內工業進步；要使國內工業進步，只有我們的勞苦羣衆，去工做，去奮鬥！所以唯有我們去工做，去奮鬥，才能打倒敵人，才能拯救中國！

然而，我們國內的經濟發達，工業進步，固然要依靠着資本，而技術的改良，也是主要的條件，中國技術人才的缺乏，這是誰都承認的，如果我們進一步去追問爲什麼

中國的技術人才缺乏呢？恐怕是自不知專，沒有下苦工去研究吧！我們也嘗知道西洋的專家之勤苦，所以人才輩出；可是回顧我們的中國，有點技術的人，偏偏不去進一步研究使之發揚光大，而跑向政治舞台，官僚場所，這實在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年來有很多人提倡「生產建設」，以復興中華民族，我們認爲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我們中國之弱，非弱於文化之低，軍備之缺；而實是弱於經濟的破產。可是我們爲什麼要經濟破產？

就是因爲做工的人太少，不事生產者（消費者）太多；而且做工的人不知讀書，無法改進！

在中國，工人歷來是被輕視的，就現在來講，一般人都希望自己能做大官，發大財，就是對於自己的子弟，也在這樣的期望着。甚或有許多人覺得做工是可恥的，下賤的。這種卑鄙的，腐化的思想，存在一天，我們的經濟就得破產，生產不會建設起來。由於這種卑鄙的，腐化的思想，以致生產的人少，消費的人多，供不應求，這樣的國家，怎能不弱，怎能不危呢？

所以我們要使經濟發展，生產建設成功，第一必須使

人們喜歡做工，以做工為社會上最高的事業。第二要不斷的**研究做工的方法**，在書裏求得普遍的知識，以改善做工，使之更進步，更完美，更能適應於人類生活的需要。

最後我們知道：讀書不是特種階級的人們應有的權利，而是一切人都有的。讀書也不是非在輝煌的學校或幽靜的書齋裏不可的，而是隨時隨地都能讀的。關於這，在歷史上，曾告訴我們很多的事實，有許多大學問家，並不是靠着學校得來的。

總括以上的話，第一我們要做工，第二我們要讀書。我們的做工是為着「生產建設，我們的讀書，是使這「生產建設」急速的發展起來。這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途徑，這是打倒敵人的無二法門。

所以我們的口號是：「做工與讀書聯繫起來！」

從關外寄來的一封信

劉宗珍

一天早上，我正在屋中看書，忽然信差送來一封信，信封左邊寫着：「黑龍江絨」。從信封上的字跡看來，使我想到了：定是吳君來的信了。拆信一看，內容寫道：

「最親愛的羞夫弟：我與你，這是最後的通信了。我

已被××捕去，關在牢獄中，囚了二十天，明天就被槍斃的。——老弟不必難過，我這次死在×人手裏，確是無上的光榮。望弟要紀念我！」

現在我把死的原因，及在牢獄中的情形，報告一下：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綿綿的一個早晨，忽然，村長傳來命令說：「××命這村的農民，到×營去開會，限一點鐘到場，抗命者，即依叛情論罪。」

農民得了此種消息，都驚慌的了不得。村長召集大家集然一堆，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議決的是：「如要不到場，村長得受一頓虐打，而且我們也得不到好結果，那我們就去好了。」因此，我們不顧一切的，就匆匆的跑去了。

「營部中太窄狹，不能在這裏開會，你們排好隊，在街上走，好整齊些。……快點！隨我們走罷。」××得意的說。

農民都像鼠見貓似的，嚇得戰戰兢兢的，沒有一人，敢說反抗的話；就只是奉命惟謹地，排着隊走出去了。

此時，雨漸瀝瀝的下得越急了；我們底衣服，全都濕透了，大家要想逃跑，向兩旁一看：全是×鬼子，托着槍，防守着，那裏能逃出去呢？我們只好忍苦，隨他們走

去。

約走了一里許，到了一個十坡下，『在這地方都占好，咱們大帥要對你們演說』。××冷笑着說。

於是我們幾百鄉親，只好站在荆棘叢生的荒野裏——呆等着了。

.....

誰知後面的機關槍，早支好了，我見此事危險，就通知他們，趕快逃散，老年，婦女，小孩，他們都沒逃出來；只是些壯年，伶俐的人們逃出來。.....

我逃出後，藏在一個十坡下，只聽機關槍吐！吐！吐！.....的一響，二百餘人，都倒在地下；面孔朝天，胸口的鮮血，如噴泉似的湧出來，將一片黃色的荒野，染成了桃紅色了。

後來×軍官又發令說：『用大袋子，都裝上他們，再搬些大石塊來，每一個袋子，都綁上大石塊，然後都將他們丟到河裏去。』

××兵用車子，推着這些死屍，運到河旁上，用力一丟，都將他們拋在河中；這些死屍，都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

但只見從袋裏，浸過來的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浪，不住的打在河岸上來。

那××軍官，始終不動顏色，見事完了，笑着道：『真傻啊！叫他們來，就趕快來，豈不自找其患』。

『弟兄們，今天我們殺的這些中國人，多麼容易呀，從此，都照這樣殺下去，在一年裏，都將他們殺盡，那時，也沒有與我們搗亂的，就能平平安安的佔據東北了，這是多麼榮幸呢。.....我的話很多，不能多說了，我們可以唱着大帝國的軍歌，回去罷！』×軍官用手，將兩頰上的鬍鬚一擄，笑迷迷的說。

我見惡鬼子，都走靜了，從溝裏爬出來，走到小河旁，坐在河沿上，叫着我底爹娘，姊妹，兄弟，大哭一場；哭的我，都沒有眼淚了，——可是他們，不會安慰我，答覆我。

此時，抬頭一望：見天晴了，已經到晚上；起身用手，撲了衣服上的泥土，就回到我底村莊了。

進了村莊後，見每日街上，都有小孩作遊戲，打打鬧鬧的情形；怎麼今天連嬰兒哭的聲音，都沒有呢？此時農人正在回家的時候了，怎麼又不見他們歸來呢？每天婦女

們，在晚上沒事，都集在一起談天，說說笑笑等事，今天也聽不見了。——天啊！怎麼弄成這樣寂寞的村莊呢？

但我這時所聽見的，不知誰家的牲畜，餓得吼吼的在叫呢？又不知誰家的愛兒，哭着他的爸媽？——我心裏一軟，又滾下一滴熱淚。

見自己屋中，也沒有點燈，烏黑得，有些怕人。每天我回家時，父母將燈給我點好；熱蒸蒸的飯，端在桌上叫我吃。今天就得不到這種幸福呢？弟弟，妹妹們，見我回來時，都很親熱的喊着哥哥，今天再也聽不見了。——想到這裏又大哭一頓。

已是過五更天了，我將被窩舖好，躺下了，朦朧着眼睛，想過去的一切……。天真快哪，東方天已發亮，起來罷！此時我坐在土炕上想：『我底親人，已死盡了，自己在家種田，有什麼趣味呢？我是不能在家住了。幾間房子，幾畝田地，是算不了什麼的，拋棄罷。江邊一帶，有義勇軍，加入他們隊中，好殺盡仇人。』想畢，將行李，食物都預備好，在七點鐘時，就走出來了。

在途中所見的，全是一片一片的，焦黑的土地，全是寂寞的，連鳥兒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走在半途中，腳實在疼的，不能前進了，坐在地上，將鞋襪脫下來，見腳上都是漿泡了，用小刀將漿泡割一下，就又走了。

……到了江邊的時候，已是黃昏了，天野變成了模糊的，灰色的景象。再向天上瞧，空中已升上了慘淡的月球。

見前面有很多的樹林，邁了幾步，就進去了；到了裏面，見楊柳豔豔地閃着膏油般的新綠，清的，軟軟的風，在三月裏散馥。

在林中夜裏頭，所聽見的，是江水嗚咽，江風怒號的哀聲，——傳入我耳膜中。聽到這裏，心如刀攪，眼中又充滿了淚點。有時睡着，也有時睡不着。——就這樣，將一夜糊糊塗塗的過去了。

次日早上，見日光杲杲的照在林梢上，就起來一看；被褥上，身體上，全都被露水淋濕了。覺得身體，頗不舒服，我用抵抗力，就背着行李，走出林外來了。

走到江邊上，但見江水滔滔，一望無際，我心中又生悲感了。

『我已在此地，住一夜多了，怎麼一人都見不着呢？

義勇軍，大半被×軍趕跑了罷。」我這樣懷疑着。

「果然，義勇軍被×人驅走時，不如投江一死罷。」我仰天號哭，歎着說。

欲投入河流，不知何處？來一老者救了我，哦！這真是僥倖呢。

「羞夫弟，你說這老頭兒是什麼人呢？」

他便是義勇軍的一位弟兄了。

我將已往的慘狀都告訴他，及加入義勇軍的事。

他便說：「你隨我走罷！」

「怎麼我來好久了，不見弟兄們的蹤影呢。」

「昨天，和×鬼子開仗了，他們用大砲，炸彈，來轟炸我們。實在不能支持了，故此躲避躲避；將力量恢復一下；再和他們幹。」老頭兒氣憤憤的說。

我到了那裏後。見弟兄們有幾千人，住在一個黑洞裏，看起來，都是很勇敢的，身體也是很強壯的，

……一天，忽然來了數百名×軍。我們就把他們包圍着，那次打的他們落花流水，×軍鬼嚇得東跑西顛。——我們就這樣連打數次勝仗。

十一月十二日，××用坦克車，飛機，來轟炸我們。

就這一次，打一個大敗，死了數十名弟兄。捉了幾名，將我們送到獄裏去。

我入獄後，所受的罪，真是難以形容。每人一間小房，窗戶都緊閉着，裏面臭氣惡劣，人要到這屋裏，呼吸就可以止住的。我在這裏受了二十天的苦罪，明天就要被……。

我心中總思：「我是為我父母，兄弟，姊妹，死的冤屈而犧牲；是為我這村的農民而犧牲；是，為東北民衆而犧牲。死的值得！光榮！」

我又想：「那些愛國的義勇軍們，是不能受小××蹂躪的，反正不能叫小××安寧就是了。」

我死後雖說與你們做兩世人，而志氣，還和你們一樣。

時間很短，不能多談了；寫這封信時，是一個守牢獄的中國人，我們感情很好，他給我的紙及筆墨寫的！

再會

祝你

光明前進！

吳有仁臨死的夜書

劫

後 生

黑暗之夜神，統治着偌大的宇宙，茫茫的大地，看不到一線的光明。祇有，渺遠的天角處，羅列着幾點微淡的星辰，在燦爛地睜着它的小眼，瞰視着這黑暗死寂的人寰；似乎含了一種譏嘲的暗意。

夜已深了，從遠遠地茅廬人家，隱約地發出斷續的犬吠聲，擾碎了這夜的沉寂。

在一片荒蕪的紅土山上，凸出幾座怪形的建築物，靜悄悄地像睡獅一樣蹲在那裏。空洞洞的兩扉紅油門，緊緊的關着，由一線的縫隙間，溢出一條筆直的燈光，似長蛇一樣默默地爬在階台上。

擦——擦——發出幾下皮鞋和磚地相磨的響音。同時，一種低微的歎息，相應和着飄出。這歎息，似含有萬斛的悲愁。啊！誰在這更深的寒夜，還彈奏這鬱抑的韻調？

約莫二十歲的一個青年，肩背上荷了一枝冰涼的長槍，腰間胸前又纏着一條灰黑色的彈藥帶，……孤孤的在門旁踱來踱去，踱去又踱來，啊！單從他深鎖的眉梢間慘

慘的表情上，即可斷定是方才悲調的彈發者。

——唉！多少傷心事，慷慨且款款——

無限的往事，海潮似的湧上他的心頭。接連又是幾聲拖長的喟嘆！

三年前一幕悲劇，在他眼前又展開了：

這印象，在他記憶裏，永遠不能消滅，尤其是在更深夜靜，月明寒宵，或者一年將盡的暮冬，躍動得更甚厲害！

在一個龐大的鄉村裏，各家的門口，或庭廊下，點綴着美麗的紅對聯，和光亮的五色燈光，而且，不時的從各家的房內溢出一片歡笑聲，和一股芬芳的香味。整個的象色，沉湎於生動欣然的環境中。然而，祇有坐落西北角的一家，却被黑暗淒涼的氣氛籠罩着，沒有五光十色的點綴品，也聽不到任何的歡笑聲，似一所荒涼的古刹，異常的寂寞和淒涼。

「啊！無論如何在今夜是必須把款子完全湊得上的，不然，不然就有更倒楣的事情發生，你兒子的命……」

突然，這樣一種沉重的粗聲，敲碎了家中的沉寂，隨後，一切又沉入于恬靜之中了。

全家的人，都似待判的罪犯，臉上呈着無限的暗雲，都一點聲息沒有，祇是互相垂着頭呆坐着。此時的他——剛由遠遠地校中歸來的他，像一隻羔羊似的，動也不動，屏氣靜息的皺着眉梢，坐在屋內的黑角裏，腦海中翻覆着白日母親告訴他的那幕悲慘的驚人的惡劇。同時，幻想着他最愛的小弟弟的受苦的影子。

「這一幕驚人的惡劇，真是從天上飛下來的令人不測的禍火。」他回想他母親的話。「是在那除夕的前三天，一個漆黑的夜裏，一家人忙碌了一天，剛躺下休息的時候，忽的一片犬吠聲，汪汪的叫了起來，當時我爲籌想過年的問題，反來覆去還未有睡着。我以爲是赴李莊趕集買東西歸來的人，打擾了它們，使他們狂叫了起來；所以這犬聲在我並不覺如何的驚怖。旋即我仍然想那未解決的問題，啊！誰知道未經多大會兒，祇聽得西屋房上，一陣「踏踏……」瓦碎的聲音，隨後又聽得撲通撲通似乎有人從西牆跳下來的墮聲，這時，守家的那隻小狗也哇哇的叫了起來，而且這叫有些特別——聲音尖銳而敏捷。我知道一定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毫不敢遲慢地跳下了坑，悄悄叫起了你的父親。我渾身已在抖戰地不成個了。這時，火

光滿窗，院子裏人已轟轟然了。他們——那堆惡凶的大漢，我從窗隙處看見了他們，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火繩，鐵梭似的來回的亂竄；同時，撞門和槍機的雜聲，震動了山谷。你父親戰抖着披起衣服後，迅速的將你的小弟藏在床底下。還好，這時小耀爲恐怖的空氣嚇呆了，毫不作聲的馴服地臥在地下。

「呀」的一聲門開了，一條黑漢，手裏持着一把火絛，像隻猛虎似的竄了進來，隨後即有好幾個長條的惡虎進來，頭上包着塊黑布，手內握着光明的槍刀，到了屋裏以後，一把手揪住你的父親和我，同時將槍刀朝着我倆的心口。「你的小兒呢？獻出來！」

「快！不然給你個外國「元宵」吃吃……」狂聲似虎叫。

「……………」

啊！當時，我全身抖抽着不能動，似完全失了知覺。你的父親臉上是一片慘青顏色，從火光中看到。嘴裏祇是咕嚕咕嚕說不出話來：

「小兒……我那小兒……往……往親戚……戚家去了……請……你……」

「胡說……胡說……」呱的一個耳巴子打在你父親的面頰上。同時，一條黑漢一脚把你父親踢倒在牆角，一窩蜂似的又向我擠來了！伸手又給我一耳巴子，同時，我覺着脖脛中似乎攔了一件涼東西，也許是刀刃，當時我也不顧得去考察是什麼東西。啊！誰知道——唉——正在這個審問我的時候，這樣一個鬼叫似的喚聲叫起來：

「得了，在牀底下找出來了！」

唉！我知道完了，一切完了，你的弟弟被擄去了！……

母親的眼淚又撲撲簌簌地落下了，繼而又說：

「最使我不安的，是你的小弟弟，他年紀那麼樣小，是時時刻刻不能離開母親的小兒，在那匪窩裏想是如何悲慘呢！而且當被擄去的時候，連件衣服都沒有穿，咳！在這嚴寒的冬天，讓他如何地忍受呢！這更是使我晝夜不能安的！實在說自你弟弟被擄去之後，我和你父親這幾天簡直連飯都吃不下去，一顆悲慙的心兒，老像在半天空中懸着，搖擺着……」

當他垂着頭想到這裏的時候，被那窗前暗澹的燈光下坐着的「管事人」（註一）話聲驚醒了：

「到底是怎樣呢？今夜能不能完全湊上呢？……」

沉默了起來，屋內的空氣異常的淒涼。那所謂「管事人」的猙獰的面孔，眉額的煩惱的表情，愈冷酷得厲害了。坐在坑沿上的母親，那付慘白的淒涼的臉色，在那黃淡的燈光下，也更顯得格外的可憐！兩隻細小的眼睛，呆呆地釘着那豆大的煤油燈光，一眶的淚水，反射出淒哀的輝光，不消說，她這時的心情，是浸在極端的苦痛而窘難的洪流裏。經個了一個多會的默沉，她才慢遲遲地講了：

「大半是能夠湊得上的，他的父親出去已兩天了還沒有回來，往親戚朋友那裏去借貸。今天晚上想是一定要回來的。」

母親哽噎地說了以後，屋內依然沈澗於悽楚的氛圍裏。

各人呆坐着，默然無聲。似是遭難的衆生，鵠等着救苦救難的菩薩。

卓上昏黃的煤油燈，此時它那付悽然的面孔，愈發呆板黯澹了。周圍的黑魅緊密地向他進攻，使它勢力範圍僅縮成一個黃淡的輪廓。

從遠處隱約地傳來了幾聲乒乓的爆竹聲。漫漫的長夜

，一秒一秒的推過。

突然，在黑暗中闖進了一個人影。滿面汗水，臉色苦衷得厲害。

「啊！回來了！」母親似是驚喜的神色。但一見了父親所帶來的表情，又不禁悵然沉默了。

「唉！奔波了好幾天，親戚朋友都已請求遍，然而，唉！還是不夠，僅湊了五百元……」

聲音異常的悲切，額下的兩隻紅腫的眼睛，充滿了晶品的淚水。

屋內空氣又沈靜了下來，他和他的母親的面孔上，愈增了苦鬱的愁雲。好似被判決了死刑的囚犯一樣。

「怎樣辦呢？人家一定要今天完全湊上的啊！」「管事人」的聲息。

「有什麼辦呢！我想，最好請你佬人家給費心多墊好話，解釋解釋這裏的困難情形，寬幾天再湊上其餘的。」父親哀求似的說。

「管事人」並不表示什麼意見，板起了面孔，抱起了那

桌上的五百元管自去了。

父親和母親仍然回頭面對着暗淡的燈光，各人眼前模糊的氣氛裏，幻成了許多惡劣的魔影。同時，在攘攘的魔影內，囚着他親愛的正在受踐踏的悲痛的弟弟。

然而在各人暗澹的面頰上，呈着一種渺茫的希望之光——希望小弟弟能於今夜抱在懷裏。他們默默祈禱上帝——靈顯的上帝暗中保護他，千萬不要發生什麼好歹！

爆竹聲如同兩敵交戰正在衝鋒的當兒，陣陣撼動了山谷直入雲霄。這響音打在這一家人每個人酸痛的心靈，愈發覺得沉重而酸楚，周圍的空氣異常的稠密。

啊！天將亮了，從茫茫的東方天空裏，呈現着一種魚肚白色。

此時，人聲嘈雜，拜賀新年的人如穿梭似的在街上來往的奔走，各人的面上堆着嬌倖的笑容。

然那紅日斜掛在東南天空的時候，那個高條的管事人又來了；帶來的是這樣的消息：

「哼！人家是無論如何是不允許的，經我懇切的解釋以後，才算通融了一下，但必須限五日內將其餘的五百元

。完全繳上，此外，再送一百元的年節禮……不然，恐怕你兒子的命……」

(註一)在河北大名一帶，土匪和被劫主之間，斡旋贖票的人叫「管事人」

一幕悲劇

郭懷光

天，逐漸的，亮了！亮了！……太陽，衝破了晨霧，浮現出仁慈的臉兒，光，從雲罅裏透出來，紅紅的投射到大自然間之萬物上。

一間不能抬起頭來的灶披間，充滿着湍湍和霉臭的空氣，室內置着那狼藉的什物，都能分辨出，什麼破被，舊衣，鍋，碗，西瓜……還有，破了的担子。但這裏，住的人當然不是上層階級，也不是什麼小有產者，是住着一個勞苦的小販，可是他，萬難勞並不覺得怎樣，因為他知道，像他這樣的人，根本沒有住大廈和洋房的心情存在。有時，雖則偶然因了自己的頭和屋頂相互接吻而發怒，然而，立刻的，他那聰明的意識會告訴他，消沉他的憤怒，於是，憤怒收斂了，代替的，惟有那深長聲的嘆息！

現在；陽光已射進室內，大白鳴鐘已報鳴八下，維勞

才挑着西瓜担子，慢慢的從李記成衣舖裏踱出來，往日他並不這樣遲的，這兩天特別的是例外的。

他的妻——大寶娘，一個賣花的江北婦人，前天突然的病了！爲了沒有錢請醫生，因此延耐着想等她自己痊愈，然而，今天的病勢反加重啦！手心和胸口，火似般地燃燒着，鼻孔裏，熱氣不住的排洩，面頰，慘白着，嘴唇顯着褐色，眼睛，合成一線，一陣陣地襲擊，使她不能支持的發出呻吟，由緩慢而進於急速，聲音佈滿了小小的一室，盤旋在他的腦府裏。

焦急，他焦急着，緊咬着他的心，他想：大寶娘的病已到危急的狀態了！在平時，以她健壯的身體，可以和病魔抗禦的，可是，這次太凶了！她終於失去了掙扎的能力！診治麼？那只是有錢的人才能享受的。

於是他深深地感到窮人們不能生病的哀痛，連帶的，他抱怨到貧苦的人是不該結婚的，他想假使是不結婚的話，總不會遭遇這種苦楚吧！

然而，一切都成事實了，絕不許出有什麼「反悔」的念頭，呵！怎麼辦呢？

他本來今天不去賣西瓜，因想替妻請醫生來診治，和

迷 惘

玉 江

王志明是一個年青精壯而聰慧的工人，他在廠中做工，工友們都很跟他要好，尤其是頭目最歡喜他做事勤快，所以他每月所得的薪水也有三十多元。饑雖不算多，而在這「經濟恐慌」「農村破產」的聲浪中，也足夠維持他一家的溫飽了。他家住的地方離工廠有一里多路。每天放工的時候，總是回家用飯。他父親已去世幾年了，家中只有老母，少妻，幼弟，一家四口，草屋三間，過得也很快樂。

志明最近以來受了幾位損友的薰染，以致將他那薄弱心靈漸漸底迷入了歧途；這固然是他個人的不幸，而也是他家庭中的不幸。

在星期六的中午，志明回家吃過了午飯以後，順便坐在椅子上暫時的休息着；他想今天是要開支了，開了支以後把錢拿下來，我得買點應用的東西，不可再像上個月那樣胡鬧了。母親告訴我的話，我都得要照樣去辦，不然……

嗚！嗚！嗚！廠中的汽笛響起來了，志明知道已經到

了工作的時候，隨即止住他腦海裏的思潮，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這纔一步一步的走出大門，仰起臉來看了看陰沉沉的天色，向着那廠裏慢慢地走來。

有許多工人，三兩成羣有說有笑，陸續的都向廠裏這條大路走着，志明也隨大衆向前進。

「噯！志明！志明！站住等一等我，我們一路走！」志明回頭一看，原是同廠工友李成在招呼他，隨即立定了身軀。李成走近了他的身邊，輕輕的說道：「今天開支了，明天又是星期，我們還是到她家去樂一樂你看如何？」

「不行，這個月可不能再來了，以前輸的虧空還沒有還清呢，上個月還是找鈕哥借了十塊錢拿回家，纔敷衍下去，你想我還能再來嗎？」志明在輕輕地回答李成。

「你這人真是傻子！賭錢是一衝一撞的，上個月輸了，這個月不許就贏回來嗎！你看劉三哥輸了好幾回，上次一回就撈上來了。俗語說得好「不怕輸得苦，就怕斷了賭。」一個人輸了錢，再把賭斷了，簡直是沒有地方去撈本，大凡有勇氣往前的，總可得到最後的勝利。」李成反駁着志明說。

「那，那能拿得穩呢？我母親幾天前就對我說了，多

天已經到了，一天要比一天的涼，開支以後，買點布做點棉衣要緊。」志明在說。

「怕什麼？贏了錢什麼不好買，不要說棉的，就是皮的不是一樣穿嗎？何況乎翠姐兒今天又帶信叫你去呢。」

李成帶着誘惑性的說。

「是嗎？成哥你什麼時候又看見了她？」志明移動眼光看着李成臉這樣問。

「難道誰哄你不成？我剛纔吃過飯後，由家裏出來，在半路上會見她。她問你爲什麼這些日子不到她家去，她有點生你的氣呢。」李成說着略停了停，又接着說道：「真的，明弟！爲什麼她對你這樣有意思呢？可見你們年青的人到處都是佔便宜的！」李成好像有點羨慕的樣子在微笑底笑着說。

志明聽了這一些話，他臉上不由地浮出了一層笑容。他回想到他幾次到她家裏去賭錢的情形，他腦海裏正好像電影一般的在一幕一幕的映着。他覺得她對於他那種招待，親近的。的確是旁人沒有得着過的，並覺她沒有一樣叫人看着討厭，你看她那鼻兒，口兒，細細柳葉眉兒，水零零的雙眼兒，媚人的瓜子臉盤，一笑微微的酒窩兒，不高不

矮底身段，雪白粉嫩的手臂，沒有一樣在志明的目光中不使人意醉心迷的。他正想得得意的時候，就好像翠姐兒與他並肩同行一般，他糊裏糊塗的到了作工地點，聽見許多嘈雜地聲音，這纔驚醒了他的迷夢，幻想。

有幾位工友已經在很忙碌做着工了，後來的也都加入了工作，他們一方面做着，一方面在開談，以破除工作的沉悶。

「老三，你看東洋人真不講理，把很多的日貨偷運到關裏來，被我們海關截住了。他又不願檢查」反要開槍殺人，你看他是多麼可惡哇！」王智在很氣憤的說。

「什麼講理不講理，若是講理，他不能強佔東三省了，」劉三答。

「這也不能怨東洋人不好，因爲我們貴國本着和平爲本的祖訓，和那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這一點點地盤算什麼！所以怕東洋人早晚要餓死這纔把它送給人的。」利民在帶着滑稽的口吻這樣說。

「什麼和平爲本，菩薩心腸！簡直是自己不長進！俗語說得好「肉先腐而後蛆生」自家連年內戰不息，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這能怨誰呢？」志明接着說。

身上也暖和些」。志明妻在回答。

「不要緊，我有舊的穿着就行了，做多了有什麼用！」志明的母親，蒼老底面容現出了些笑容。

「媽！哥哥到了這時候怎麼還回來吃晚飯呢？廠裏早已就放工了呵！」志亮是志明的弟弟，他放下了書本望着他媽說。

「恐怕上街去買布去了吧？」他媽很簡單的回答着。

「不！哥哥早晨對我說，明天是星期，他要進城去買東西，順便帶我玩玩呢」。志亮在疑惑不相信他媽所說的話。

你老人家同弟弟先吃飯，等他要等到幾時，怪冷的天氣」志明的妻子，因為志明很久的時候不回來纔這樣說。

「忙什麼！等他回來我們一同吃多好呢，亮兒你去到外面看看你哥哥回來了沒有！」他母親纔說完，志亮答應了一聲就出去了。

夜之神漸漸底鯨吞了宇宙，白晝慢慢底成了黑暗世界，北風由慢而緊地吼着，吹得樹枝咯吱吱的亂響。現時已是萬家燈火了，但是志明他是依然未歸。

○ ○ ○ ○ ○ ○ ○ ○ ○ ○

在一個星期的清晨，北風猶在抖搜它的餘威，吹得落地的黃葉上下飛舞，如小鳥一般。成羣的寒鴉，站在樹枝上在顛擺不定，路旁枯萎白草，毫無一點生氣。低窪的水池裏，已結成了薄冰。在這清靜的一條路上，有一個精壯青年，毫無精彩如同失眠一般低着頭行走。他回想到「紙迷金醉」底昨宵，豪興剎那底一時，然而眼前又成了泡影；他不覺昂起頭來吁吁嘆了一口長氣，復又低下頭來沉思了長久，他忽然若有覺悟一般，不由的自言自語底說道：「哼！『美色當前』『骨牌為戲』這都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傾家蕩產的惡魔！我辛苦了一個月的血汗，在一夜之中耗盡尚且不足。唉！精神痛苦，金錢損失，我怎麼對得起我那年高慈愛底老母呢！賢慧的妻，親愛的弟弟，他們能把我當人嗎？但是我也對不起我的自身哪，家中這一個月的生計，唉！這能怨誰呢！」

民間故事（續）

子恆

——奇怪石洞——

強盜大鼻子在這黑暗的夜裏，對着那緊閉的兩扇黑漆

油門；心裏暗想：「怪不得兄弟小毛子偵探失敗了，也就
是太不精細啦！這大門靠着大道，他不想想上面若是畫上
白色套圈的記號；白色和黑色相在一塊兒，多麼明顯呀！
那瞎眼的人們或者看不見，也就是太粗心了，自取殺身之
禍。」

他這樣的想着，不由的向衣袋裏掏出了從山崖邊預
先拿來的紅土，就要向門上畫；他一想不對：「幾乎又差
了，剛才說兄弟小毛子粗心不精細；怎麼自己居然粗心起
來呢！」

他的確比小毛子精細，便移開了幾步，舉起手來，在
靠近黑漆油門的白粉筆似的牆上，十分仔細，十分注意，
畫上了一個很整齊半大不小的紅土圈兒記號；在他心裏想
來，總以為這次作記號的地位，比小毛子作的那記號，妥
當的多，慎重的多，再完善再保險沒有哩！一定不會再失
敗的，他很滿意的帶着笑容，走回去報告他的首領，和他
的同伴。

那知道大鼻子做的記號，無論怎樣慎重，總是逃不出
秀香那雙敏銳的眼珠，和精細的心靈，這回，又給他在白
粉牆上，把那紅土圈記號發現了；秀香從店裏往家走，看

見很驚奇的想：「奇怪！真奇怪呀！假使沒有人居心想來
謀害我的主人，那會又有人在牆上畫起這記號來呢！況且
前次門上發現的白色記號，一定是未見效力，所以又來畫
上這個紅土記號，看！多麼整齊呀！真是令人生疑。」

他想了一回，也沒有什麼好方法，祇好依着前次的法
子，拿了一塊紅土來，摹仿白牆上那個紅土圈的大小，在
每家靠近大門的牆上，一樣高的地位上，都統統畫上了個
紅土圈兒來。

那第二次做偵探的大鼻子，回到他們的石洞裏，很
得意的報告盜頭，並且說道：「好了！這一回一定成功了
。」

強盜頭聽了大鼻子的話，歡喜的了不得，便對着衆強
盜說道：「前次小毛子那個混蛋東西，跨下了大口去偵探
，結果，一事無成，白白的叫兄弟們跑了一趟。現在，兄
弟大鼻子偵探的不能再不確實哩！」

衆強盜在那「奇怪石洞」裏大吃大喝了一天，天快黑
了，強盜頭對着衆強盜說道：「兄弟們！成功不成功，就
是在今夜中；前次你們去落了個兩袖清風回來，今夜我要
親自出馬，留下少數人看守洞府，去看看到底怎麼樣的個

安樂村，找着那同謀偷金銀珠寶的人，殺他個淨光；殺完後點上火燒個乾淨，以洩我胸中之氣。」強盜頭說完這話，便騎上了高頭大馬，衆強盜都背了鋒利的刀，飽食輕裝，擁護着強盜頭，向安樂村進發。

強盜頭和大麻子，大鼻子等強盜，一齊進了安樂村，走盡了一條條的街，看遍了一家家的牆，差不多都有一個紅土圈兒畫在上面，衆強盜一個個發起呆來，簡直把個大鼻子的眼睛嚇花了，再也分不清那個紅土圈是他自己畫的，祇急的心裏不住的亂跳，身上不住的亂抖。

強盜頭在馬上氣急了，跳下馬來叫衆強盜把大鼻子綁起來，指着大鼻子對衆強盜說道：「我以爲你能爲大衆謀利益，不料你又和小毛子一樣，故意來和我們開心！好！很好！」

大鼻子被強盜綁了，在路上，不住的哀求盜頭；將從前的功，以折今日之罪，可是強盜頭任你怎樣的哀告，總是當作耳旁風；到了山洞的所在，大鼻子覺着死的日期到了，越法哀告請求盜頭放他；不哀求猶可，這一哀求，強盜頭大怒起來了，厲聲的用力指着大鼻子說道：「你這王八羔子還叫我寬恕放了你；你還不如小毛子，小毛子還伸

頭就刑，所以給了他個全尸而亡，現在你不住的哀告；兄弟們！拉出洞外的崖邊，我親自砍碎其尸，方解我心頭之恨。」

衆強盜見首領怒了，也無可奈何，祇得把大鼻子拉出去，到了山崖邊，任其首領，碎尸萬段。強盜頭砍完了大鼻子，還是怒氣不息的罵這些強盜都是衣架飯袋，無用的東西；衆強盜見首領怒氣勃勃，也沒有一個敢出首偵探的了；強盜頭罵了一陣，他也相信他的部下，沒有一個精細的人，能夠担任這偵探的職務。強盜頭在這一天中，大喝而特喝，吃了一個大醉；連罵帶吵的大鬧了一上午，下午疲乏了，睡了幾個鐘頭，跳起來，背上單刀趁着月光，氣憤憤的望安樂村裏去了。

強盜頭雖是醉酒，心裏卻比誰都明白，他知道背着刀去偵探，一定是失敗的；便把刀藏在背上，把頭上的頭巾除去，扮成了一個商人的模樣，還用小毛子的那個老法，去哄騙那個窮而且老的縫皮匠。

縫皮匠正在作着他的工，被強盜頭嚇了他一跳，鞋匠忍不住問盜頭道：「真乃怪事呵！怎麼！連你數在一起，一共到我這裏來過三個人了，都是這樣的；我要問你：」

究竟你是不是有意和我這沒用的老頭兒來作對啊？」強盜頭連忙說：「不是！不是！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大都市裏一個很有錢的人，現在新開張了一處綢緞疋布莊，我聽得你老先生是好眼力，所以我今天特地親自來，試試你看，我因為白天招迎買賣沒有空，所以夜裏來；那第一次來的那個，就是替我管帳的帳先生；第二次來的那個，就是我舖子裏的副經理；我就是那總經理了。我聽我那帳先生，副經理說是你給人家在黑暗中縫個尸體，我有些大不相信。就今夜中試試看，證明了你的眼力好，到明天馬上就成了我舖子裏的一份子。」

縫皮匠聽了強盜頭這些話，以為一定是真的，便又讓強盜頭紮了眼睛，恰巧又碰在李錦雲家的門口。

但是，強盜頭把他眼上紮的手巾拿下來，他便搖搖頭的說道：「你紮了我的兩個眼，讓我自己一步步的走來，我敢說，半步都不會錯的！你解放了我的眼，我就認不的了，因為我並不是睜着眼走來的。」

（未完）

職工教育消息

一、塘沽職工學校以租用校舍，殊不經濟，呈請轉飭北甯路局，撥用塘沽車站空餘樓房，以作校舍，業已簽呈部座，彙核辦理矣。

二、開口職工學校，自校長蔣大容免職後，即由吳淞職工學校校長徐守白，前往代理校務，現由本會委任王友智為開口職工學校校長，并令徐守白仍回吳淞校長原任矣。

三、岳州職工學校公民第一班學生，張萬甲，黎杏村，張萬標，謝邦燦，李其松等五名，識字班學生王鳳翔，黎大治，劉驥良等三名，畢業成績，均列優等，業已函請湘鄂路局，給予獎金，并儘先提升，以示獎勵。

四、公民班鐵路常識課本，上下兩冊，由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印竣事，不久即可通令各校採用。社會自然科學常識教科書上下兩冊，亦在付印中。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本會不為常期對日研究之資料出版之定期叢書

- 第一種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第二種 日本國際貿易之分析
- 第三種 日本財政制度
- 第四種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第五種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第六種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第七種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第八種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第九種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第十種 日本之合作運動
- 第十一種 日本陸軍的統帥與編制
- 第十二種 日本財政史要
- 第十三種 日本蠶絲業之統制
- 第十四種 日本之工業
- 第十五種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第十六種 日本之國際貸借關係
- 第十七種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第十八種 日本之農業
- 第十九種 日本銀行制度
- 第二十種 日本之勞工運動
- 第二十一種 日本之地方財政
- 第二十二種 日本之農民運動
- 第二十三種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第二十四種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第二十五種 日本之化學工業
- 第二十六種 日本米穀業之統制
- 第二十七種 日本華僑之概況
- 第二十八種 東北與白俄
- 第二十九種 日本政治之今昔
- 第三十種 日本之水產業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日本研究會
總代售處 南京太平路正中書局
上海陶爾斐司路生活書店

定價 全年五十二冊 國幣五角
半年二十六冊 郵費四角
郵費二元五角

本報投稿簡則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劇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二、投稿之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三、投稿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投稿須附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五、投稿須將原稿寄來稿有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六、投稿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七、來稿如經登載後不願受酬者請註明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例

十、來稿請寫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地址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報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費	三分	三角	五角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